

# 印首天外的仙鹤

## —傅雷致朱人秀

我们常说的“世纪人生”，也就是人生圆满之一轮，而五十年的岁月，虽仅半轮，却也是人生重要之标记。前些日子，有关傅雷先生的纪念文章，瞬间出现许多，这位当代无法忽略的一位文学翻译家，在那特殊的年代，以他特殊的方式向邪恶的世间作最后的抗争，向世人证明他的纯粹与高贵。尽管，他已经走了很久了，但他绝尘而去的方式让人们很难忘记他。今天距傅雷先生的离去，恰好也是五十年矣。

作为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傅雷的作品已经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尤其是他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以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有人甚至说：“没有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可见他在译介巴氏作品上具有无可替代的贡献。其实，傅雷先生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早年就写小说、散文、文艺评论，在文学上，他不仅古今中外渊博通透，在美术音乐领域，他也是学养精深，多有建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留学法国时，因遇上初来的刘海粟而常为之领路翻译，遂两人相识并成为至交。三十年代初回国，傅雷即受聘于刘海粟所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傅雷授美术史皆自编讲义，后八十年代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就是据傅雷当年的讲义整理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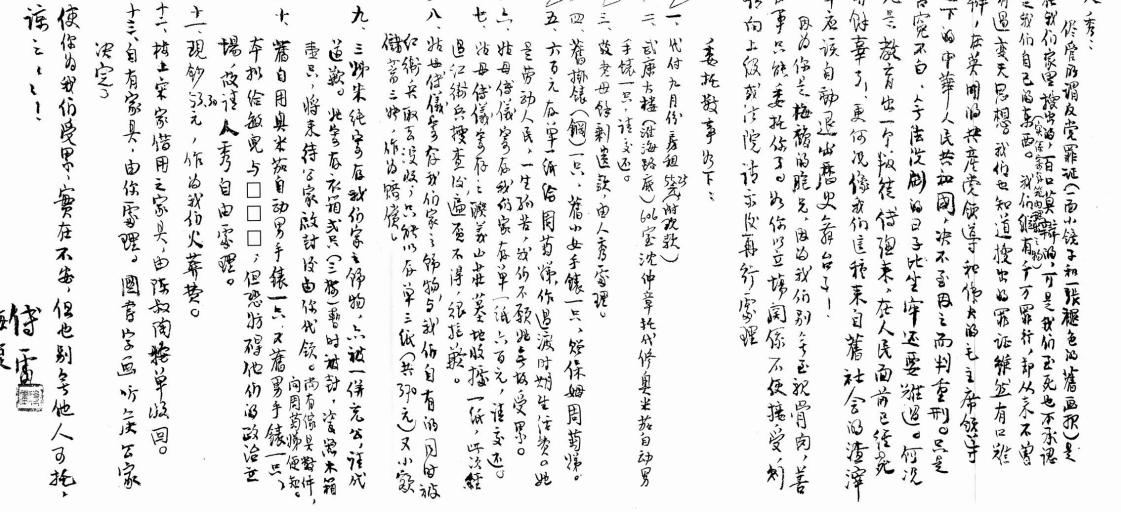
不过，以傅雷先生刚直不苟的秉性，是很难当什么“校办主任”的，因为打人际关系的交道，若非圆通世故者难以胜任，所以像傅雷这种“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杨绛语）的性格，很可能不发生矛盾冲突呢！果然，在上海美专没几年，他就因抱打不平，为同校弦张老师的待遇问题，与刘海粟闹翻，他一怒而去，和刘海粟绝交了二十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傅雷先生的“怒”，傅雷又号“怒庵”，取周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意。他的善“怒”，在朋友圈内还是颇有名气的，美专离开后，傅雷应好友滕固之请，赴南京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一职四个月，后抗战时期，滕固任昆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又招傅雷任教务主任，可是傅雷赶过去工作尚未启动，却因与滕校长意见不合，一“怒”而回了上海。此外，他和施蛰存、钱钟书等朋友，也曾因翻译上的不同观点争论而发“怒”，并有过小小的不愉快。不过一个人的性格脾气，如果不是与生俱来的话，往往和他的家庭影响，个人经历有关，傅雷四岁时，父亲就因冤狱而病故，后由寡母抚养长大。学生时代他曾因批评宗教而被开除，也因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而险遭逮捕……所以他秉性的嫉恶如仇以及暴躁孤傲，都是长期一贯的，妻子朱梅馥因为深爱而迁就他，至交好友因为理解也会宽容他。施蛰存在回忆文章里曾说，领略了他的善“怒”后，“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

自昆明艺专辞职后，傅雷就回到自己的书斋里一心著译，再也未到任何单位挂过职。也许书斋是他最可安身的“洞穴”，从此不必再作无谓的人事“周旋”，仅以手中的一支笔，支撑起一个全部的家。可惜，美好的愿望往往并不永久，安静的书斋生活也因一九五七年的一场运动而打破，傅雷以“可划可不划”的状态，被无端划入了“右派”之列。也就是五八年，他们的钢琴家儿子傅聪，自波兰私自出走英国，被贴上“叛国”的标签，这无疑也加重了傅雷的“罪名”，从而屡遭批判……那时他的“怒”是可以想见的，他拒绝所谓的“深刻检查”：“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士可杀不可辱，傅雷可以忍受痛苦但却忍受不了屈辱。那天遭批判回家，妻子担心地等到深夜才盼到傅雷回家。只见他沉着脸，长吁短叹地说：“要不是阿敏太小，还在念书，我今天就……”这里说出的词，就是一怒之下以死相抗的决绝。所以说，愤怒的种子其实早已埋下了，虽然当时未有爆发，但只要压力不断，冤屈还在，它终究还是会爆发出来。

到了一九六六年夏，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来袭，面对无休无止的屈辱，这一次傅雷先生不再犹豫了……夫妇俩在选择离开之前，傅雷从容地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这封又称遗嘱的信，即是留给妻子朱梅馥的哥哥朱人秀——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



人秀：  
你所指的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是我们在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未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 委托数事如下：

-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 55.29 元（附现款）。
  -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 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 370 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两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 XXX，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 十一、现钞 53.30 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接单收回。
  -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傅雷先生的这一封“绝笔书”，虽不足八百字，然每读之，总叫人神伤黯然，为之凄绝。当一个人不堪凌辱、决定以死来抗争之时，居然还处理得如此从容、如此绅士，又如此地为他人着想！在这短短的文字中，傅雷先生的无奈、愤怒、正直、善良乃至高贵与伟大……无不布满于字里行间！柯灵先生事后怀念傅雷时曾描述他“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确实，傅雷先生如仙鹤般之高洁，“不敷衍，不苟且，不妥协”，这就是傅雷的独立精神。每当我读到遗嘱中的他细心地留下了缴房租钱、一大笔保姆过渡款、自

己的火葬费以及红卫兵抄没了姑母寄存的饰物，用自己的存单作赔偿等一系列委托之事时，心里都禁不住地感动，欲哭无泪。然而，此时的傅雷夫妇，表现得愈善良愈从容，如今读之则教人愈心痛愈受伤愈震撼，仿佛受了电击一般，使灵魂难以安置。也许，我们应该为那个时代而愧疚、而忏悔，它所毁掉的不仅仅只是一位傅雷先生，而是毁掉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善良和正直，毁掉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风骨！

尽管是最后一次绝笔，傅雷依然写得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全篇行中带楷，除了一两句的补充，几乎没有涂改，可见他思考已久，视死如归，毫无心颤神慌手忙脚乱之感。傅雷是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史论家，他虽不是书法家，但承继五四那一辈的文人风范，他的书法也同样具有相当的功底，尤其是他所擅长的小楷，清雅、规矩，尽得王献之“玉版十三行”之真传。有时其小楷还参以唐人写经体的笔调，落墨丰腴，捺笔拙厚。一九六一年初，为了提升儿子的艺术修养，他从自己所译的《艺术哲学》一书中，抄出一篇《希腊的雕塑》，寄往英伦的傅聪，嘱他闲时阅读。这件六万余字的手稿，就是以写经体的蝇头小楷写成，非常精到，据说花了他整整一个月时间，从中也可见傅雷的执着和教子的良苦用心。

一本《傅雷家书》百多封信，短的近千，长的过万字，基本都以毛笔书就。傅雷的尺牍书法，也取自“二王”，如与黄宾虹先生的往来书札，皆八行美的形式，可谓气息醇古，下笔洒脱，线条老到，章法舒畅。其不但擅以毛笔写中文，即便写英文法文也同样娴熟，一支毛笔运用得相当自如。据杨绛先生回忆说，傅雷和钱钟书一起谈论道时，两人都有对书法的喜爱。有时，钱钟书忽发兴致用草书抄笔记，傅雷则以临摹《十七帖》遣兴……

作为文学翻译家，除了众多译著外，傅雷先生的身后，最出名的则是他的“家书”了。这本《傅雷家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以来，几经再版和重版，影响之大，几乎超过了傅雷的“巴尔扎克”。

我们都知傅雷夫妇共育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前者是闻名中外的钢琴家，后者是一名出色的外语教师。但与艺术家相比，教书再出色，也是属于默默无闻的。其实当年弟弟傅敏也想学钢琴，但父亲觉得学琴开支大，家里不能负担两个孩子学钢琴，于是替傅敏选择了主攻外语，长大了或许能像自己一样，当个翻译家。傅雷先生对子女的教育都有非常严密的规划，也非常严格。傅聪就是在严格“设计”训练下，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我们阅读《傅雷家书》，等于见证了全部历程。

毫无疑问，傅雷的教育是成功的，但父亲教育的成功，主要还是取决于儿子的成才。在这一点上只能以“成败论英雄”了，否则一驳便倒，不具有说服力。所以，当傅聪在父亲的培养下，在“家书”的熏陶下，成为世界一流钢琴家之后，《傅雷家书》的走红以及经久热销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人人都渴望成功的今天，我觉得“家书”中那句普通而极具哲理的话尤为重要，尽管不断被引用，但我还是愿意再次引用。那就是傅雷对傅聪的要求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记得弘一大师也曾说要“先器识后文艺”，个中道理一也。如果次序颠倒，舍本逐末，回过头再来补“做人”一课，那肯定为时已晚哉！

### 一则“公告”

近日，在微信上见到一则“公告”：“九月九日江湖书家梁某某将在许昌博物馆举办展览，然其作品恶俗至极，毫无艺术水准可言，并大造声势，大傍名人，江湖手段，无一遗漏。鉴于此，特要求如下，各位会员不得前去参观展览，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此展览及作者进行宣传评价，共同抵制此类书坛丑恶现象，还书法一片净土。”看来，那位“江湖书家”的确让人生气了，反对“恶俗”作品进入大雅之堂，尤其是那些“拉大旗作虎皮”的底劣水准的展览，是众人所攻的，理应支持。不过，笔者也担心，这种堵的方式是否合适？如果堵住，让谁来批准何人可以办展，何人不能办展？作为专业协会的脑子应洒洒清，谨之慎之。但展览总是有层次的，有专业展也有业余展，有精英展也有群众展，就是专业展中也有优劣之分，不管怎样，此则“公告”或许对未来的书法展览是一个有益的提示。

### 截图所想

朋友截图发来一位老师的微信。上面写到：看到一句话，觉得很好，可拈来一用：“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便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换言之，如果你是书协会员，你怎么样，书协便怎么样……此言看似平常却蕴含其理，婉转回应却让人思之良久。其中引言是出自著名学者、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五年前，引言在微博上也热传过，当时有记者敏锐的捕捉到其中之意，便频频见诸报端。的确，一个国家的富强，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一个书协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会员的支持。笔者也想在此摘录一句崔卫平教授的话，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却忘记了自己存在的。请用手掐一下自己，看看疼不疼，看看有多疼，看看自己是否有感受疼的能力。

### 洪荒之力

自从游泳健儿傅园慧那句“洪荒之力”播出，一夜间，可以说在网络上沸腾起来，甚至比金牌的取得更引人注目。据悉，这“表情包”视频播放量很快达到 3100 万次，其微博半天就增加 110 万。可能直到今日，“洪荒之力”仍在蔓延，而且深入到了各个领域。从那“标题党”就可得知，什么书法家练出“洪荒之力”，让书法写出“洪荒之力”，小说创作充满着“洪荒之力”，用“洪荒之力”再现古城，A 股随时可能释放“洪荒之力”，汽车秀出你的“洪荒之力”，敲开富裕之门的“洪荒之力”，开学释放“洪荒之力”等等，不管如何“衍生”，如何去吸引眼球，“洪荒之力”靠的是“硬实力”，靠的是“硬功夫”。

### “坐不住”

《上海书协通讯》刊登了沃兴华先生为该报创办 200 期座谈会写的书面发言稿，文稿不长，言辞犀利，尤其是指名道姓批评了某书法班存在的不足。前几天，有朋友说，沃言让有的人“坐不住”了！笔者倒觉得，“坐不住”说明有人还是在乎的。至于说重了，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对照一下自己，或者上“急诊”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毛病，没有毛病就不要那么惊慌，如果有毛病，该治疗就治疗，该输液就输液，该动手术的就动手术。笔者敬佩沃先生的直言，但更敬佩上海书协敢于面对的精神，这不是简单的一篇短文发表，这需要一种勇气，一种求实的工作作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文艺评论需要营造这种氛围，文艺评论是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我们唯一努力的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准。

### “征稿”启示

上海市第九届书法篆刻大展征稿正在进行中，此次征稿与上届有几个改进的地方：一是不收参评费，上届非会员投稿需交报名费 30 元。不过，上届未入展作品一律退还作者，此次需退稿者须交退稿费 50 元，这可能参照了“国展”的做法。二是此届征稿书法作品的形式增加了，册页、手卷、单幅扇面、大字书法、临摹作品等均可投稿。三是把刻字作品纳入了此届展览。四是部分入展作者进行测试，发现问题取消其入展、获奖资格，并且三年内禁止参加上海书协主办的任何展览。可以说此届展览在策划上、要求上与“国展”接近。但是，也听到一些作者说：谁来当评委呢？书协是否应建立起评审委员会评委库？对有的入展作者进行测试，如果发现问题，对那些代笔代刀的“枪手”怎么处理？等等，相信有要求就有更新，有愿望就有希望。

### 助教感言

8 月 18 日至 21 日，“徐正濂篆刻班”在上海举办，受到印坛关注。二十多年前，徐正濂老师在全国首办篆刻函授班，曾风靡一时，学员达三百余人。二十多年后，徐正濂老师又再次“出山”？这也是不少朋友关注的话题，笔者有幸作为助教，略知一二。一是近几年来，全国有不少篆刻爱好者来电或微信、短信咨询，希望徐正濂老师举办篆刻班，有的还想投奔于“听天阁”门下或加入印友会，在这样的背景下让徐正濂老师再次“出山”；二是就像学员所言，“徐老师有一颗火热的心，看得见的是他良好的品行，看不见的是他一颗火热的心”。此言有点“抒情”，但的确如此。比如，关于此次培训的学费问题，教学组的建议，被他两次否定，费用一降再降；每天他与学员一起吃盒饭，全身心的投入到教学上；在结业典礼上，他又表示，大家回去后要抓紧创作，再把习作直接寄给他，他再给学员进行评析。

### “中国印”火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会徽”让“中国印”走进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刚刚结束的 G20 杭州峰会的“会徽”又让“中国印”火了一把。有人说：这两方印都没有表现出中国的篆刻艺术，笔者觉得，篆刻的水准可能在这里已不是衡量“会徽”设计的好与坏，而是，它再次让世界亲近了“中国印”，了解了“中国印”。印作为取信之物，信用、责任之象征，更重要的是彰显着中国的悠久历史与传统文化之内涵，熔铸着一种文化的力量与艺术生命力、创造力。这次 G20 杭州峰会的会徽采用的是以隶书简化字入印的“中国”印，据说这是为了尊重国际语境而选用此印的，当时，西泠印社也提供了七个不同风格的印章选择。作为印人为之喜悦，在此，也不得不牛叉一下：篆刻就这么“任性”吗？

### ●王德彦

## 海派书法家谭（五）——杨逸

杨逸（1864—1929），字东山，号鲁石，晚号无间、无闷，又号雪翁，上海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杨逸个子不高，状貌侏儒，家居沪南俞家弄的一个旧式大院落，街牌累甚，甚是显赫。凡是接触过“海派”者，可以说无人不知“杨逸”这个名字，因为他为我们留下了《海上墨林》这本书。《海上墨林》是记录近代上海书画家的重要典籍，是任何谈论“海派”者都无法绕过的。但对我们《海上墨林》作者杨逸的其人其艺甚至其书又真正了解多少呢？不言其他，我只说一点：杨逸在《海上墨林》中并没有为自己写上一个条目，仅这一点就会让我们感动不已！因为这在我们当代艺术家中几乎是不可理解的。聘目当下艺坛，有哪一个艺术家能放过为自己涂脂抹粉、树碑立传的机会呢？这就是杨逸的品格。对此书做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位书画家高邕是有恩于杨逸的，但在《海上墨林》初版时也未予录入。杨逸的好朋友，海上知名书画家徐竹贤也是在第二次补录时才加入的。为这件事，郑逸梅还曾经抱怨过杨逸的“沧海遗珠”呢。杨逸的行为犹如一面镜子，照出我们今天艺术家的胸怀是多么的渺小。

《海上墨林》四卷。1919 年刻印，1921 年、1928

年又两次续印增录，豫园书画善会第三次木版印本名《增补海上墨林》。是书分邑人、寓贤、方外、闺彦四类，收录宋代至清末民初在上海的书画家七百四十人，各有小传，特别是晚清时期汇集在上海的画家，著录介绍颇为详实，为研究“海上画派”及近代上海书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果仔细阅读，我们还会发现，《海上墨林》不仅资料详实，而且记叙几乎重复，表现出杨逸的语言驾驭能力。至于此书对于海派书画的意义，顾鹏翔在跋中说的非常中肯：“昔吾祖文渊先生撰《沪城备考》，长洲王紫诠先生撰《瀛瀛杂志》，亦兼载海上之书画家，寥寥数十人耳。兹编自宋元迄今，罗得七百四十余人，考见征闻，博取广收，不遗浅薄，意在悉举所知，用俟方家论正，固无嫌于多识也。杨君能书能画，人咸知之，无俟余言。独此书之成，为人之所不为，扬榷幽光，有功于哲，并足备后人更修邑志之参考。不休之事，见人于无尽，其用意之厚，斯为不可没已。”可以说，《海上墨林》对于海派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先写杨逸的原因。

杨逸是清末民初时期一位重要的海上书画家，这一点时人都是知晓的，正如顾鹏翔所言：“杨君能书能画，人咸知之，无俟余言。独此书之成，为人之所不为，扬榷幽光，有功于哲，并足备后人更修邑志之参考。不休之事，见人于无尽，其用意之厚，斯为不可没已。”可以说，《海上墨林》对于海派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先写杨逸的原因。

杨逸还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其山水画的意境在沈周、戴本孝之间。兼擅画梅，取法金农。杨逸曾先馆于高邕之家，高氏为一代书家，兼擅绘事，后又复馆于邑人毛子坚家，毛氏富收藏，因得纵观其藏品，艺乃大进。杨逸晚年热心于社会服务，兼掌慈善团习艺所。黎明即起，振笔作书，泼墨作画，然后即驱车出门去习艺所，无论天气多么寒冷从不缺席。远近求书者接踵而来时，杨逸便从容挥洒，尽量满足各类型书者的需要。由此可见海派除了“近商”的另外一面。宣统元年（1909），杨逸与姚僧、汪琨、高邕等发起豫园书画慈善会，致力于救灾济贫、举办展览、编印画集等，达二十余年。又假豫园放鹤楼成立宛山房书画会，并任会长。宣统二年（1910）杨逸又参加了上海书画研究会。可见杨逸在当时沪上书画家的地位之高及其在沪上书画家中的感召力。杨逸作为海派的书画名家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在此次还是不能不指出：杨逸的《海上墨林》仍有不尽如人意处。比如《海上墨林》的录入标准是：“弗论旨深诣浅，名晦名彰，汇录于

记”；“凡属能书能画、均归采纳，不存品第高下，严选慎选之意”；“有涉即录，虽穷乡女儿，亦得以名字传以后世”。可见《海上墨林》的录入标准并不是很高。以这样的标准衡量，《海上墨林》完全不应该忽略刘熙载。刘熙载居豫园龙门村，主掌龙门书院十四年，著《艺概·书概》，与许多书画家都有交集，其书法作品受到诸多学友及弟子的赞许。难道刘熙载还不若一个“穷乡女儿”？然而，《海上墨林》确实失收刘熙载。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海上墨林》收录书画家的标准是否与其《自记》和《例言》所示一致？《海上墨林》的记载是否准确、客观、全面？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有商榷的余地。余绍宋在《书画录题解》中也指出：“是编所收之近代寓贤仅三百家，又恐漏略者不知凡几矣”。《海上墨林》失收刘熙载就是一个例证，而刘熙载的龙门弟子，如袁昶、沈洋、李平书等则收入了《海上墨林》。如果说《海上墨林》失收刘熙载可能是因为两人缺少交集，那么《海上墨林》失录王一亭（王震）则令人费解，因为王一亭是海上书画题襟馆和豫园书画善会的积极参与者，俩人应该有比较多的交集。再比如“赵之谦”条的“时游沪滨”之说也不够准确，因为赵之谦真正到沪的准确记录只有同治十一年四月（1872 年）